

周
涛
／
著

鷹揚鶴立，各有

动静。何必强求一致或唯一呢？非此即彼的想法，不是想当皇帝的就是头脑简单。我喜欢的境界是：深不可测，清澈见底。



家

隨

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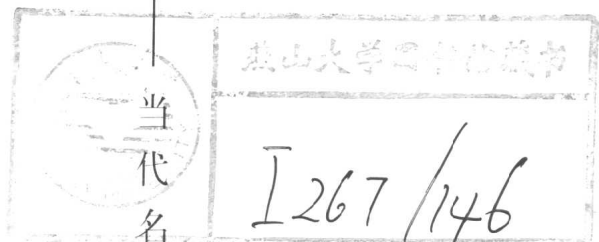


书

游诗 梦枕

○ 周涛

○ 群众出版社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0310761

(京)新登字 093 号

技术设计: 祝燕君

诗枕游梦

周涛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京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插页 2 132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404-1/I·519 定价: 10.50 元

印数: 0001—5000 册

周涛（1946年3月____）。

当代诗人、散文家。祖籍山西省榆社县，幼年在军营长大，九岁随父母调动迁居新疆。毕业于新疆大学中语系，曾做过多年共青团工作。现为新疆军区创作室主任。

作
者
小
传

出版有诗集多部，为“新边塞诗”的代表人之一，其诗集《神山》曾获全国、全军第二届诗集奖。八十年代后期转入散文创作，出版散文集十余部，获得社会广泛好评，其散文集《兀立荒原》获全军第三届文艺奖。主要作品有诗集《野马群》，散文集《稀世之鸟》，《游牧长城》等。

1983年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周涛

摘录：

当人们面对浩瀚的宇宙空间时，总会感到心灵的颤动，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人们去回想人类那许多以前的经历：人类来自何方？人类的故乡在何处？我们不得不承认也许在我們的宇宙的记忆中，记录下了人类远古时从外星迁徙至地球的信息，也许正是人类的这种心灵的颤动力和沉思产生了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这些使人类逐渐走向文明的动力。

摘自——“新文明的诱惑”一文

自序

生活是我卧榻，诗是我枕头。

有一天，仰卧其上，恰有冬日难得的好阳光穿窗而来，
照临我的额头。昨日大雪飘，今天阳光照，我很高兴。

我高兴的时候喜欢拿一本书翻看浏览，这样似乎显得有所寄托一些。于是，我就随手拿起了一套线装本的《古诗源》。

这套书还是1979年在喀什买的，买了以后，一直没读，因为太吃力。我的那点儿古典文学修养，说来也就是一个中学生的水平，我没读过大学中文系。但是那天的冬日，我竟一下子被《古诗源》给吸引住了，读得极有兴味，读得意会神通，我把这归功于那天的阳光。

之后，我信手写了一篇万把字的《读〈古诗源〉十记》，后来又写了《曹诗三札》，尔后陆续又写了几十篇。

承蒙错爱，有人抄袭了投给大刊物发表，使其得见更多读者，这样才使一些朋友看到后说：可以再写。于

是再鼓余勇，一气写到六十八节共十万字，剩下的，写不动了。

以我的情况来写《古诗源》的有关文字，只能是随想式的，不能是研究性的，只能是借题发挥的，不能是深入分析的，这是特点，也是局限。我原本也没有打算作学问，所以与学府少来往，遇到字句之难解，请教无门，自作主张，读偏解错的地方一定是不会少的，误谬之处，请读者一笑，不必认真。

所幸有一份诗心，有几番乐趣，与古诗人心灵相会，话语沟通，此一大快事也。惟此可恃，余皆不顾。

集中收入《读〈古诗源〉记》六十八节，还有一些拉杂文字充数，蒙丛书编者不弃，收在一起。还是前面那句话，生活是我卧榻，诗是我枕头，在此之上侧仰浮游，浑然如梦，故名《诗枕游梦》——这也算一种人生哲学吧。

鹰扬鹤立，各有动静。何必强求一致或唯一呢？非此即彼的想法，不是想当皇帝就是头脑简单。我喜欢的境界是：深不可测，清澈见底。

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1995. 9. 4.

写于新疆

主 编 谢永旺 何镇邦
丛书策划 张 蓉

当代名家随笔丛书

- | | |
|--------------|------------|
| 《走出白衣》毕淑敏 | 定价：9.60 元 |
| 《诗枕游梦》周涛 | 定价：10.50 元 |
| 《怎么做女人》范小青 | 定价：11.10 元 |
| 《精神的魅力》张炜 | 定价：12.70 元 |
| 《丑人自白》韩静霆 | 定价：12.70 元 |
| 《走出四合院》刘锡诚 | 定价：11.10 元 |
| 《江海日记》张光年 | 定价：12.70 元 |
| 《在自己的钟楼上》王西彦 | 定价：12.10 元 |
| 《小小的篝火》潘旭澜 | 定价：12.10 元 |
| 《拈花一笑》方方 | 定价：13.40 元 |

全套定价：118 元

目 录

序.....	1
读《古诗源》记（记一至记六十八）	1
信徒与叛徒.....	179
论诗的“匪”气.....	185
我们已经太缺乏对海洋的了解啦.....	191
郭不的画.....	196
马上吟成尽是诗.....	198
谁更优秀？	202
小有薄名不入流.....	205
土话传神.....	210
择偶随想.....	215
论教师这个职业.....	220
论读书的坏处.....	224
“一中”百年	228

短语.....	233
谈友谊.....	239
编者的话.....	245

读《古诗源》记

笔者，半介书生，十载兵人。学问甚少，本钱不多。一日自察，知有唐诗宋词、元曲小令、明清白话小说；再深究，竟然还知道有汉赋、魏晋六朝骈文、唐宋散文八大家，窃喜不已。

人问，哪八家？数指不全，浑然不记得矣；再问，如何评价中国灿烂多姿而又经常被去伪存真的古文化？便茫然无语。半晌，只蹦出两句评语，曰：稍逊风骚，略输文采。若论如何“稍逊”，怎样“略输”？就抓瞎，只恨老师当时少教了本事。

后细想，“稍逊略输”语，是年轻时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里袭来的。那时是书不曾读，史不曾看，无知无畏，胆儿大得比天高，偏敢盗得伟人语，轻看了数百代几千年的豪杰志士。至于主席的诗句，自有他的识见和理想，决不可以任人借得高山垫脚底，胡乱充得胸襟。

惭愧之余，便去读《古诗源》。一读才知道，原来早

有一个无声的中国印在那里，在竖排无标点的本版本里冷冷地冷笑着，冷笑着今日某些人的可怜喧嚣。

古人和伟人一般都有眉批之癖，发展演变下来，就成了今天的“批阅”。我素喜书眉之洁，书额之广，不忍污之以拙笔。然而读书之时，亦不免有心领处、神会处、假寐歪想处、今古暗通处，凡此种种，食之无味也许，弃之可惜必定，敝帚自珍，铺格捉笔，杂记之。

记一

读《击壤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歌旁有小注云：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老人击壤而歌。

此正是一幅先民的图画，古老农耕民族的宣言。“有老人击壤而歌”，真是令今人作梦也想不出来的淳朴绝妙。不少年而老人，不击筑而击壤，万世悠悠之下还可以想见那憨厚的老农夫活生生的模样。

那老头儿——我弄不清他叫什么名字，姑且叫他农

吧，先古时期一切从简，连名字也只需要一个字，不象现在，光邮政编码就厚得顶一部《永乐大典》。农不只是代表了农耕民族成熟的形象——农耕民族崇尚老人，因为耕耘和农时依靠经验，而游牧民族更需要体魄，故崇尚青壮年；农那个老头还是个哲人，他坐地而歌，仰面而唱，以大地为坐盘，以日行为观象，把自己和自然的三足鼎立关系一举确立下来，象一幅现代感极强的铅笔画，表达了由我们的先祖和数千年的生产方式所造就的世界观。这种农业民族的世界观早在农的《击壤歌》里确立，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遗传里。

世界观是个今天常用的词，但是什么是“世界观”？人说，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看法；不错，那么世界观是怎么形成的？人又说，教育、学习和引导。这答案顶多只对了一少半。因为他忘了或者压根儿不知道，在他的灵魂深处，在他的意识深处，那个老头盘坐着，活着，顽强地决定着他对世界的看法。

那个老头——他在唱《击壤歌》，你千万别忘了他。他坐在古老文化的源头，生活简朴，头脑单纯，俯仰天地，气魄浑厚。他是那么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象黄河源头的细流一样，单纯而有力，充满贯穿一切的能力和信心，象神祇一样。

任何一个现代中国的汉族人，如果他很轻易地就以

为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完全归属于出生在特里尔城的犹太天才马克思的话，那他就太过于轻视“世界观”这三个字的份量了。若是不信，你就听听农最后的那首歌，轻松自信极了，仿佛是在威胁和警示一切人。

他说：“帝力于我何有哉！”

记二

狐欲渡河，无奈尾何。

这是寓言呢，还是俚语？是象征呢，还是隐喻？反正不是伊索式的寓言，而是一种中国式的对狐狸的态度。

青袍长袖，你可以看见一个人站在远处观赏，含着善意的取笑态度；你也可以感受到一种同情，对狐狸过河的困窘，上升为对人生际遇中的某种无奈，常常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忽然变成最致命的负担。

一个古奥的命题摆在面前了。

“怎么办？”你得好好想想。

舍尾而渡，狐将不成其为狐。狐狸的神气、精华，独异于狼和黄鼠狼之流而令人误畏之有灵的地方，全在蓬然其后、雍容华丽光照荒野的尾巴。舍此而保身躯，譬

如夺命。

问题是，古人怎么从这个场景中想到了这些的？而且还不止这些？一句化身为狐的哀叹，就让你不知是狐的悲鸣还是人的叹息。

这时候你就会问自己：

——我有欲渡时的华尾之累吗？

人生的困窘，古已有之。不过到了现在，演得更加剧烈而已。

记三

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则对屠门而大嚼。

可不可以说，相声就是这样来的？相声也许起源于此，可惜现在却相当背离，笑的艺术也要载道而变成笑的宣传。

这是那种会心的、夸张的幽默，充满世俗情调，却高雅，不俗气。

它捕捉住一点微妙的情态，可能是有点西望犯傻，对屠门而咽唾；但是那一闪的微妙表情被它看见了，一下

子抓住，漫画般加以夸张。令人发笑。你不能不佩服这家伙眼力准，揣摸别人的心理如鹰捉兔。

那人太憨，听见什么就容易进入情况，而这位旁观者呢，又太精明了，准是个小说家的祖宗无疑。

不过历史的机遇恰恰在此，他俩一碰巧，就碰出了这个高级幽默，流传下来。

要是两个傻乎乎的家伙呢？发现不了。

要是两个都鬼灵精呢？也发现不了啦。

记四

蟋蟀鸣，懒妇惊。

妙极此六字。

有民谚的传神，有文人的雅趣，使人读之，忧思莫名。它什么人生的道理（或哲理）也没讲，却让人感到了比“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类私塾训词强烈得多的人生紧迫感。当然，它也不是为了告诉人家什么“紧迫感”的，它散发着当时生活的情调、气息，甚至告诉了我们一位云鬓散乱的少妇懒卧牙床待起时的一片复杂的心思。